南齊書

一二



列傳第二十六

南齊書四十五

臣蕭子顯撰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遥光 遥欣 遥昌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潤皆良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

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謚無子太祖以第
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爲江
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盡禮六
年遷爲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
仍轉左衛將軍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
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
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
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
故尋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即位以永陽王子珉

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世祖第二十
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
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
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
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封諡建武元年追尊爲景
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生
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貟郎
卒於宋世諡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攺華林鳳莊
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書鳳鳥題爲神鳥而攺
鸑鷟爲神雀子遥光嗣
遥光字元暉生有躄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
欲封其弟世祖諫乃以遥光襲爵初爲員外郎
轉給事郎太孫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內史不拜
高宗輔政遥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賛隆昌元
年除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
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輔國將

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内頻五除並不拜是時高宗欲即位誅賞諸事唯遥光共謀議建武元年以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遥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油幰車鼓吹遥光好吏事稱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久清閑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

誅殺上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遥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遥光數入侍疾帝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遥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遥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劒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遥光既輔政見少主即位潛與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遥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遥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遥欣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遥欣

病死江祏被誅東昏侯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
遥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
先是遥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遥光弟
遥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遥光及遥欣喪
還葬武進停東府前荆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
江祏後慮遥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
喻旨遥光慮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州
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指趣
也遥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諸傖楚欲以討劉

喧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便至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有變至日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遙光曰逆從之數眩然有徵干紀亂常刑茲罔赦蕭遙光宗室蚩庸才行鄙薄緹裙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恩加猶子禮絶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

千乘之尊闉隍奕閶踰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
親受顧託話言在耳德音猶存侮蔑天明罔畏
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犯竊發
京畿自古巨釁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
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略信賞必罰有
如大江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湘
宮寺鎮軍司馬曹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衛率
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
徒二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

殺軍主桑天愛初遥光起兵問諮議參軍蕭暢
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
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
南門出戰因弃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遥光大
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
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遥光還小齋帳中著
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
竝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遥
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閤入於

暗中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遥光未敗一夕城
内皆夢羣蚍緣城四出各各共說之咸以爲異
臺軍入城焚燒屋宇且盡遥光府佐司馬端爲
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
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檦殺之
劉渢遁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内人渢南陽
人事繼毋有孝行弟溓事渢亦謹詔歛葬遥光
屍原其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

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遥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遥
欣繼爲曾孫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
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遥欣爲持節督
兖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兖州刺史仍爲督豫
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
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深南北
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荆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

宗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遥光爲
揚州居中遥欣居陜西在外權勢幷在其門遥
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
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遥欣本官領刺史
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年卒年
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遥昌字季暉解褐祕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祕
書丞興元元年除黃門侍郎未拜仍爲持節督
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

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縣公千五百户未之鎮
徙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
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主元宏寇
壽春遣使呼城内人遥昌遣參軍崔慶遠朱選
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颻遠涉淮泗風塵慘烈
無乃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倐忽千里經途未遠
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既殊遠勞軒駕屈完有
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
欲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

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王廢立有其例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逼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言豁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

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外清階外典方
妝哲婦之戒古人所惑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
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孑遺卿言美而乖實未之
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
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
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
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美
無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慶

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
交怨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來
爲復遊行臨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
亦不伐塢卿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
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
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荅曰
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
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
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當復得

為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為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内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還之各袴褶絳帶遙昌永泰元年卒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問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尚輕贈以班台如為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論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初為祕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遷侍中世祖即位遷五兵尚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為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五年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為會稽太守常侍如

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衞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謚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衞尉表求解衞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

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戶子寶晊嗣爲
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
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
晊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宵城永元元
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晊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
將軍二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尚吏
事寶晊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晊在城內東昏廢
寶晊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既而城内送首詣
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晊爲太常寶晊不自

安謀叉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胙安陸王緬以宗子戚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託繼胤貞興子孫並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魂

列傳第二十七　南齊書四十六

臣蕭　子顯　撰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幼

時裕愛其風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爲菴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爲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出爲晉平太守至郡朞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還爲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

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鎭西長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旣封王秀之遷爲司馬河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黄門郎未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荆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黄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即位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不與来往及致仕隱呉興與子瓚

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
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
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
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款接
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
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鎭西長史南郡內史州西
曹苟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荅平乃遺書
曰僕聞居謙之位既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
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

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爲後
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脩高世
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
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
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祿祿
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
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
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
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 荅書題久之以

君若此非典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
不荅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君子處人以德
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
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
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
其寶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
之鄙無以貽離故薦貧者之贈乎潁川人豫章
王嶷爲荊州時乎獻書令減損奢麗豫章王
優教酬荅尚書令王儉當世乎又與儉書曰足

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
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請罪不平
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
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
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
到郡脩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
十三謚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
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
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常候之辭

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爲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衞軍掾孔逭亦抗直著三吳決録不傳

王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内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

儉共書學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祕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篆號謚聿宣載傳篇

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
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
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
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
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上
仁無二之貴黄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
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
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扃禁嶽
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

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第無益於
匪躬直旨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
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
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
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
也太常丞王僩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
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
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
文僩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

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
實爲前事之徽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
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
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與之或廢
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
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
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
行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
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乗車在仗後

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愍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妃愍女也以愍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愍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愍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追贈太常謚懿子

蔡約字景撝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

父興宗征西儀同約少尚宋孝武女字吉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不拜從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就遷太祖司空東閤祭酒太尉主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度東宮轉鄱陽王友竟陵王鎮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爲新安太守復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劒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

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冠
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卿
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
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
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左長史高
宗爲錄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屐
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
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
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

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尚
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
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
世雜遷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
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吴郡吴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
眞元嘉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
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眞不與相聞當請發民
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

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
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
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
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
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
隣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
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
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
傅東閤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曅

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
府參軍沛國劉琎同從述職行至吳琎謂人曰
吾聞張融與陸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水必有
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
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鎮軍諮議
參軍安陸侯緬爲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
緬府諮議參軍遷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
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
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

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

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雋以事誚問慧曉謂景雋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

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輔國將
軍晉安王鎭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
州事入爲王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惠景事平領
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
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
鎭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鎭南將軍凱之孫也性
尤清直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
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

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
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
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攝
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
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勑示會稽郡此詎是
事宜可訪察即啓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
意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
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
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

達其本各務巳功亙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
税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
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
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
饉去之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
或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税依格弗降舊格
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
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搉利重增困瘼人而不
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

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
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誥便百方侵苦爲
公費怨元懿亶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上譬
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
微斂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太含澤其
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
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
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

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者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 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横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蘖互起蠶事施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

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撿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壽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具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

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
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曆衷不簡
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縣
簡保舉其綱領略其　乃囊漏不出貯中庶
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
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盡復特彌甚償值水旱實
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邮吴興步檐令史
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吴興本是塉土事在
可循餘弊誠宜改張訟元懿今啓敢陳管見丗

祖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兗
二州事籤典咨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黃門
郎吏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内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
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
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
北行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内史除
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
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

閞降而益州士人反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
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
帥馬興懷以降還為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
餘部曲竝欲論功惠基毀除勳簿競無所用或
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
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為武陵內史中書黃門郎
惠基善隸書及弈棊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
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為休範妃太祖謂之曰
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為

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校尉毋憂去官太祖即位爲征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

還爲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父疾從
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
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五年遷太常加
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
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
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棊人
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
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
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

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
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
倦遣還省至五更方决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
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縁其用思深
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竝至給事中永明中敕
抗品基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
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
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
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弟惠休

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
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
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
於前後人問之故當是不侵私邪吾欲分受之也
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
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
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眞謂城中曰聖上方脩
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答曰獫狁孔熾
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還侍中領步

兵校尉封建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欲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典籤何益孫贓罪百萬棄市惠朗坐免官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末過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

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夭閡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己伯寶世族榮家為美約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貞素[illegible][illegible]業惠和時之選士

列傳第二十七　　南齊書四十六

[illegible]

列傳第二十八　　南齊書

臣蕭[illegible]撰

王融

謝朓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位台輔僧達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

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融
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
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
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
自奉望宫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虚參名盛列纓
劒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勲
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禄有識必譏臣所用慷
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
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

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

唯所施用夫君道舍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

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

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

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遷

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

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

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䟽

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

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
逋竄燭幽去來亟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
踰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脩慙犬馬之馴心
同鷹虎之反目設槖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
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畢辭承衣請朔陛
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
貢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恩奉聲教方致精
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裔胡餘噍或能自
推一令蔓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

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
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盧之謂乎前中原士庶
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褠爲禮而禁
令苛刻動加誅轘于時樵猻初遷犬羊尚結卽
心徒怨困懼戍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關北
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
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
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呂謀歲
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

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隷
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
其提挈竹侯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
虜並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
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
保則后族馮晉國揔録則邽姓直勤渴矦台鼎
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
儀西京鵷鷺帶崔孝伯程虞虬父在著作李元和
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

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比流馮李之徒必
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
爲帷牀馳射爲糇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
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頍節其揖
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蹣躃
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
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醍乳於
冀俗聽韶雜如聾聵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
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

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
爭于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下莊之勢
必也且棘賓貫薦虞晉疆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
亡帝略遠乎無思不服鑾光幸代山匪暮斯朝臣
請收籍伊瀍玆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篋
於理有愜即事何損若在言足採請決赦施行
世祖荅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
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
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

曰臣聞情惱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鼙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暨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揔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

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堯
而識用昏蠢經術疎淺將適且軸豈蔽輿薇皇
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
時湔拂塵蒙雺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復
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
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鴑樂陳涓壒竊習
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
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
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

九服淸怡三靈和晏未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
獻舞南辮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斅委
體之勤慇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
剏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
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
反坫之儒衣文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
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
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
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眞皇王之兵

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埶文先邁式道中原澄
瀞漬之恬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
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
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
萬國具僚璯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
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
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忘存去漢德祖究
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
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

書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焉
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
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
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
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
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
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
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
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

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
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
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
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
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
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
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懃懃於千里
融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
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

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荅融
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
鄧禹笑人行逢大航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
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
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
報德者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爲今古共情也然
或以片言微感一飡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
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
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昃罷之晨優游

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
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
明羣臣悉力從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罰之
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為敵旣兵威
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鶉困
獸斯驚終並懸於廚鹿凱師勞歛固不待晨臣
之寸心獨有微願自儉犹荐食荒侮伊瀍天道
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内難粮力外虛謠言物情屬
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

谷如反掌陵闕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
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
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
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
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詶知人之哲會虜動
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
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
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
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

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
用世祖疾篤暫絶子良在殿内太孫未入融戎
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
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
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
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
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
抗言異類近塞外徼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
扇誘荒傖狡筭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

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
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
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寔是頑敝觸行多愆但夙
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
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釁咎過蒙大行
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
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
兇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
羊乍擾紀僧眞奉宣先救賜語北邊動靜令因

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傖楚彼竿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訕毀因才分

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
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言良由緣淺寡
慮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
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
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
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
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
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
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王太尉行參軍度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衞軍東門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

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
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
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
以嗚悒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
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
褰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亂
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
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
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

自蕩瀣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華
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
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
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
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
悲來横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
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不當不見許高宗
輔政以朓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
書詔誥除秘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

以選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鎮北
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
上甚善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
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
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
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
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自
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
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

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
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自非
疑朓又啓讓上優荅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
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
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
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
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
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
求安國家耳遥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朓

欲以為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瘋所言不肯
答少日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
祏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遥
光遥光大怒乃稱敕見朓仍回車付廷尉與徐
孝嗣祏暄等連名啓誅朓曰謝朓資性險薄大
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效自爾昇擢
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内
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
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

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
詔公等啓事如此朓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
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夜
縱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飜自宣露江漢無波
以爲已功素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
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
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
疑間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消流纖孽作戒
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

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朓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朓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来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

存保境王融生遇求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列傳第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南齊書四十八

臣蕭　子顯　撰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覬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

末闕顗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顗尸江中不聽歛葬豖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集未甞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司徒粲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爲廬陵內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議駮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

士傳彔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性業附出他篇遷始與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史中丞轉黃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內史行荆州事還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

正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恊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衰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乆彖到郡坐逆用禄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衞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腴有異於

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
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
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謚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
父靈産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
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
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遥拜杜子
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
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

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
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
大夫以簏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
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
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
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
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
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
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

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

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
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興歎皇運革祚道冠前
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
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
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
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
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
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
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

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
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
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
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
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
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
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
而復縫六樂穨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
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删注

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禀受成規創立
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
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
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
成立律文二十卷録敘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
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
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求所以
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
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

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
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
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
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
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
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
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
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剥
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

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帝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勲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冑子拔其精究使處内局簡其身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皐繇之謨

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矣臣以疎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

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搉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吴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蟲

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
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横尸千里無
益上國而蟻聚蠭積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
競逐漢高横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
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
厚禮塞山無驚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
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
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
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

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
而漢之棄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
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没於
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
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
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横荆
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
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
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彊敵遂廼連

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之際草木爲人耳
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
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
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
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
歲蟻壞瘻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
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
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

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
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
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
小節一城之没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
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
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
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
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泝江入漢雲

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蒐斷糧道以折其膽多
設疑兵使精悉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
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
虜頑而愛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
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
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慇
懃臣之言和亦慊闊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
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
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

督眞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
珪風韻淸踈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
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
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獨酌傍
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
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
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屛除以牀
轝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權
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
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
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也
豫章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
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
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
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
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復

爲司空記室録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
録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
論謂宮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郡事之
暇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
何似既而間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
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軍
司馬轉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
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
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

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
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
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
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爲表繪求紙筆
須臾便成嶷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乃
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敕
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
易但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爲
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

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爲鎭軍長史轉黃門郎高
宗爲驃騎以繪爲輔國將軍諮議領録事典筆
翰高宗即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朔將軍撫
軍長史安陸王寶晊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
長沙内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晊妃悏女也
寶晊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晊以爲恨
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
食麄糲服闋爲寧朔將軍晉安王征北長史南
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雅

善博射未嘗跨馬兄俊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
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
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爲持節督雍梁南北
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
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
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
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南
兖州刺史張稷揔城内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
謀廢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内遣繪及國子博

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
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
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知弟瑱字士溫好
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榮陽毛惠遠善畫馬
瑱善畫婦人世並為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繪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
先故宰世之堤防御民之羈絆端簡為政貴在
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
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

亦異辭有出没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
後主所是即為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訛故刑
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
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姧利剪韭復生寧失有
罪抱木牢戶未必非寃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
聲察色莫用衿府申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
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
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僭蓋由網密憲
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

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爲利執遠故永明定律多用優寛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爲令貴在必行而惡其舛雜也

贊曰袁徇厥戚猶子爲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列傳第二十九　南齊書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四十九

臣蕭　子顯　撰

王奐 從弟繢

張沖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郎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郎元徽元年為晉熙王征虜長史江夏

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爲晉熙王鎭西
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
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
父普曜爲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
時奐爲吏部轉普曜爲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
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
戚王蘊親同逆黨旣其羣從豈能無異意我欲
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奐脩謹保無異志晏父
母在都請以爲質世祖乃止出爲吳興太守秩

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
進號左將軍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
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
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奐一歲三遷上表固
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感巴濮
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脩務本府舊州日就殷
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痍毀
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太府制
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貴安能以相弊且資

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
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
進號前將軍世祖即位徵右僕射仍轉使持節監
湘州軍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爲散騎常
侍江州刺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還右僕射本州
中正奐無學術以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
故校籍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
公喜求進署矯稱奐意植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
侍領軍將軍奐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

不宰牲使王晏謂奐曰吾前去年爲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欻爾也王儉卒上用奐爲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奐不能相推荅上曰柳世隆有動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爲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奐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戍士卒多繿縷

送袴褶三千具令奐分賦之十一年奐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奐啓録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奐慮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稜蒼黶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利興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

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
十年九月十八日奂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録
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贓私興祖既知其
取與即牒啓奂不問興祖後執録奂仍令蠻領
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
柈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辨萬
死無恨又云奂馱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
以除口舌又云奂意乃可奂第三息彪隨奂在
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祖又云興祖

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
大利與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
聞又云奐治箸與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
一日奐使獄吏來報與祖家道與祖於獄自
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
胛烏黶陰下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
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
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嗛苦望下既蒙降旨欣
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與

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
送下奐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奐意毀故丞相
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
敢亂王法罪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
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齊仗五百人收奐敕鎮西司
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奐子彪素凶剽奐
不能制女婿殷叡懼禍謂奐曰曹呂今來既不
見眞敕恐爲姧變政宜錄取馳啓聞耳奐納之
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

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奂門生鄭羽叩頭啓奂
乞出城迎臺使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
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
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
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奂
司馬黃瑶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内起兵攻
奂奂聞兵入還内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
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詔曰逆賊
王奂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内懷凶慝

貽戾鄉伍取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三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奐忿其異已誣以訕謗肆怒因錄然後奏聞朕察奐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威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自非犯官兼預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

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亭棄市餘孫皆原宥殷
叡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
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外
曾祖王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解義有口才
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
出卿右者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
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奐爲
雍州啓叡爲府長史叡族父恒字昭度與叡同
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並有古

風以是見嗤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爲度支尚書坐屬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横病恒因愚習情久妨清叙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夫建武中卒奐弟伷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奐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並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準可特不離絶奐從弟繢

繢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祕書

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
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江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
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
寧朔將軍　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黃門
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爲撫軍吏部尚書
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可
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
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
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

職遷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為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遷輔國將軍大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内史進號征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靖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

納妃脩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柬通直郎沖出繼從伯侍中景脩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脩曰查何如梨景脩荅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沖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

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
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
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
沖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
官出爲馬頭太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
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軍司馬八年爲假節
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遺命曰
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
吳園中取果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即

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即位以晉壽太守王洪
軌代沖除黃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
泗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
故虜幷兵攻司州除青右出軍分其兵勢沖遣
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厚立三
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
城據之沖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
即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溘溝虜救兵至緣
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盧陵王北中

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遥昌爲豫州上
慮寇未巳徙沖爲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
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即位出爲建安王
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内史行郢州府州事永
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
竟不行明年遷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輔國將
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刺史申希祖
卒以沖爲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
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爲督南兖兖徐青冀

五州南兖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並未拜崔慧
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沖為督郢司二
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
至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
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
監暨榮伯領兵及粮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拒
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
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
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

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
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
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
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
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
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
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靜戰死
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
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

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
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内亦舉火應之而内
外各自侵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與沖子
孜及長史江夏内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
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
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
山城乏粮軍人於嘰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
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
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

日土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爲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

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以降死者相積竟
無叛散時以沖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
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為中
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為魚復侯所
害至是謙鎮盆城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
殞死不二為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碏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
新之節王奐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沖末達天
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為亡之事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干紀覆此胄華
張壘窮守死如亂麻爲悟旣晩辯見方賒

列傳第三十　南齊書四十九　除青右疑

[illegible]

[illegible]

列傳第三十一　　南齊書五十

臣蕭子顯　撰

文二王

明七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十年爲寧朔將軍濟陽太守

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衞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衞中晉南遷事移威強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

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嘗遵
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尚書詳議其冬
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弟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
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
都督荊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
將荊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遥欣爲荊州
轉昭粲爲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
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
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
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
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
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軍事前將
軍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
疾不堪出入間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遥光
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

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始安王遥光誅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脩葺寶義鎭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

實録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
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
爲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
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
永泰元年還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末拜東
昏即位進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
軍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
州軍事南徐兖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

責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
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
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
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
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
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
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
衆乘八搦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
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

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
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
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
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
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
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
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
伏誅徙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

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即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即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爲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爲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腳載寶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夤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夤逃走寶夤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寶夤入宮問之寶夤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

立西臺以寶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
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
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荆州刺史將軍
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寶寅
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誅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
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鎮
琅邪城永元元年爲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
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

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楊尹戍事如故陳顯達
事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
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
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
爲冠軍將軍丹楊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兖二
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
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

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兄弟之恩離君
臣之義正夫逆從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
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
悟執柯所指蹢蕚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
髣髴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亡國

列傳第三十一　　南齊書五十